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諸葛忠武書卷五

明 楊時偉 編

南征

時偉按忠武南征事炳耀宇宙今古無兩而陳氏紀之甚略信如冏伯所恨其散見他傳及裴松之註常璩華陽國志者全書已備採焉而其他郡邑紀載今曩見聞乃又别入遺事未便稽覽今為刪併因取事

涉南征者悉隷於此庶幾歸一俾成鉅觀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襃擁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越巂夷帥高定亦叛丞相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巴西龔禄住安上縣遥領郡從事

常璩南中志曰先主甍後越巂夷帥高定元殺郡將軍焦璜舉郡稱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闓亦殺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張裔為太守闓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

瓠壺外雖澤而内實粗今不足殺令縛與吳蜀郡常

頎行部以都護李嚴書曉諭闓闓答曰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不知所歸其傲慢如

此頎至牂牁收郡主簿考訊褒因殺頎為亂益州夷

多不從闓闓使建寧孟獲説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

百頭膺前盡黑蟎腦三斗斲木構三丈者三千枚女

能得不夷以為然皆從闓斲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

二丈故獲以欺夷

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巂褒猶不悛

裴松之曰房為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反殺不辜以悅姦慝斯殆妄矣

王士騏曰裴語極當左編採以入傳非也

建興三年亮率衆南征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

襄陽記曰亮征南中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歴年今可更恵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强賊彼知官勢内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

王連傳南方諸郡不賓亮將自征之長史王連諫以

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

亮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以犍為太守廣漢王士為益州太守高定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為屯守亮欲俟定軍到併討之軍卑水定部曲殺雍闓孟獲代闓為主馬忠破牂牁李恢困於南中

李恢傳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

代者恢對曰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以恢為庲降都督住平夷縣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女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

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功居多

夏五月亮渡瀘水所在戰捷聞孟獲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秖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南中諸郡悉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

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遂至滇池改益州為建寧郡以李恢為太守分建寧越嶲為雲南郡以呂凱為雲南太守王伉為永昌太守

呂凱傳雍闓降吳吳遥署闓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隔絶而凱與府丞王伉帥厲吏民

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凱答檄曰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受遺託孤翊贊季興錄功忘瑕若能翻然改圖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凱威恩內著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絶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

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人於蜀為五部所當無前號為

飛軍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為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於是夷人貪漢貨物以漸服屬成夷漢部曲收其俊傑建寧爨習朱提孟琰及孟獲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賦之用

常璩南中志云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無大侯王如汶山漢嘉夷也夷中有桀

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使主議論好譬喻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與夷為姓曰遑耶諸姓為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曰有為官所法夷或為報讎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為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為禍變恃此也其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為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

蓋巡行安邺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寳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詣動亦如之

又云永昌郡古哀牢國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婦人名曰沙壺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自給忽於水中觸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産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謂沙壺曰君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驚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龍坐龍坐而舐之沙壺與言語

以龍與陪坐因名曰元隆猶漢言陪坐也沙壺將元隆居龍山下元隆長大才武後九兄曰元隆能與龍言而黠有智天所貴也共推以為王時哀牢山下復有一夫一婦產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衣後著十尾臂脛刻文元隆死世世相繼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絶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來未嘗通中國也南中昆明祖之故諸葛為其國譜也

滇載記滇酋有六各號為詔夷語謂詔為王其一曰蒙舍詔其二曰浪施詔其三曰鄧賧詔其四曰施浪詔其五曰摩些詔其六曰蒙巂詔兵埒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時九龍八族之四世孫也强大居昆彌川傳十七世至龍祐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闓師次白崖川獲闓斬之封龍祐那為酋長劃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於白崖諸夷慕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

氏

諸葛之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於神假陰兵以助之然蠻俗必殺人以其首祭神則享之為出兵武侯不從因雜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麪象人頭以祀神亦享焉而為出兵後人由此為饅頭事物紀原

卭州沈黎縣即孔明征羌之路也每十里作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為樓九州記

安遠寨在嘉定州江安縣南七十里世傳孔明征蠻

於此屯駐宋元豐中置為寨一統志

武侯廟在嘉定州寶山之瀘峯每歲蠻人貢馬必相率拜於廟一統志

擫旗山在納溪縣東四里武侯樹旗於此以誓蠻人故名一統志

諸葛洞在龍州宣慰司治南石崖屹定傍有石洞數步相傳武侯征九溪蠻嘗過此留宿洞中設一牀粟一握以秣馬後遂化為石粟至今猶存一統志

諸葛營在定遠縣西一十里亮討南中過髳州於目直睒北傍山下築營夷稱望子洞基址尚存府楚雄

東山在府城東一十里一名飽煙蘿山其西有武侯塔相傳諸葛征南駐兵之所後人建塔於上府姚安

諸葛營在司城南一十里其東東嶽堰内一土墩周迴二十餘丈高六尺隨水高下雖𤀹潦不沒俗謂武侯旗臺金齒

武侯廟在司城南一十里諸葛擒孟獲屯營於此民

懐其德立祠祀之至今土人自稱為諸葛之遺民因名諸葛村 金齒

大相公嶺在滎經縣西一百里相傳諸葛征西南夷經此上有諸葛廟 雅州

孟山在滎經縣東二十里諸葛擒孟獲處 雅州

七縱橋在孟山下相傳因諸葛擒孟獲而名 雅州

古城在滎經縣西五里諸葛征南屯兵於此唐李德裕增築 雅州

武侯廟在司城北五里宋紹興中郡守邵溥因舊鼎新榜曰天威廟 黎州

武侯城在舊黎州城外三里諸葛所築壕塹故壘存焉 黎州

又有武侯戰場在安清新寨 黎州

孟獲城在司城東二里瀘州即擒孟獲之地諸葛寨在長官司西 黎平府

諸葛武侯廟在府城東南隅 黎州

武侯塔在長寧縣治東諸葛所建以誓蠻戎者叙州府

蠻酋自謂太保大抵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耳其人椎髻以白紙繫之云尚為諸葛武侯制服也桂海虞衡志

漢蠻者衣服與中國略同能通華言自云諸葛武侯戍兵桂海虞衡志

銅皷山在衛城西四十五里相傳蜀漢諸葛亮征南於此獲銅皷或云銅鼓乃諸葛征蠻鉦也威清衛

都蠻呼銅鼓曰諸葛鼓相傳以為寶器鼓有剥蝕又

聲響者為上上鼓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遞有等差藏至二三面者即得雄視一方父老云諸葛亮以鎮蠻若曰鼓去則蠻運終理或然也安南

侯初平南夷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召衆各與一瓶曰若輩久苦行役欲遄返耶枕此卧詰朝抵家矣從者果然不用命者終莫能歸今雲南管内有一城居民皆四川人云即其後

雲貴土官堂後中門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

欲其敬朝廷也若有稍高其户者輒禍起蕭牆矣

苗民家家供祀武侯像取穀逐顆剥米以炊日不暇

給云亦始自武侯俾終歲勤勞弗獲居閒思叛也今

雖苦難不敢違其法

史萬歲征南寧夷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

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進破三十餘部於是勒石頌

德　隋書

唐廣德初鳳伽異築拓東城故有諸葛亮碑文曰城

碑即仆蠻為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搘捂一統志

諸葛山在通海縣東南三里亮南征駐兵於此臨安府

孔明斬雍闓擒孟獲回軍相傳立石誓云後有功在吾上立石於右宋狄青破儂智高立碑其右尋為震雷所擊今存斷碑横仆其側山川紀異

宋淳化中李順之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士人辛怡顯使於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姚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戒曰非貢獻進討不

得輒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今遣本部軍將賫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并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雖千年如初事見怡顯所作雲南録

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即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

有開府滇中者以堪輿家言自命初卜昆明一區欲移幕府剗草得小碑云諸葛禁地地皆以鐵錮之

又白沙驛形勝稱最而皆蠢夷往尋龍絡已被掘斷

亦有小碑曰諸葛禁地

太華山是滇省之會合處皆大銅釘鎮之每一釘拔則夷必有變者

諸葛忠武書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諸葛忠武書卷七六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莊通敏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苗序洙

諸葛忠武書卷六

明　楊時偉　編

北伐

時偉按陳傳諸葛集本名北出全書改云北伐名義正矣第後主一詔實六師之前茅孔明二表並千古之正氣而敘列混淆今為整揭若夫營星告殞遺恨未酬英雄襟淚千載扼腕故雖文長公琰之危計伯

約元遜之虛策亦為節録以附侯志焉

建興元年封丞相亮武鄉侯開府治事

時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誅戮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

於元禍茍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强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平陽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

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内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建興三年丞相亮自南中還將北征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

五年三月後主詔曰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竊神器昭烈皇帝膺誕皇綱萬國未靖早世遐殂朕以幼沖光載前緒指討

亟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討克復舊都在此行也吴王孫權同恤災患合謀犄角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詣受節度大軍北出旍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反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國有

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丞相亮帥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

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

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
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
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
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
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
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
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
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

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

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

楊慎曰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者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為正

六年春丞相亮伐魏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身率諸軍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魏畧曰始國家以蜀中唯有劉備備既殂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

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

王平傳曰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不能用

趙雲傳曰雲芝兵弱敵强失利然擁衆固守不至大敗亮問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録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　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請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

上疏請自貶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於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　聞孫權破曹休魏兵

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强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

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吴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

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内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

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

王士騏曰臣之未解二似借影而少照應先後文勢

俱不如此此下定有一轉似以劉繇王朗自譬而以孫策譬曹丕然千餘年來未經拈出小子騏亦何敢自信一日過庭敬質於先司寇司寇沈吟久之曰汝言亦似有理此本出於張儼默記容有脫誤耳

冬復出散關圍陳倉斬其追將王雙七年右將軍亮伐魏攻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詔策亮曰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勲顯然今復君丞

相全載傳畧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等寇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魏師還使魏延入西羌破雍州刺史郭淮於陽谿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

兵駐雍郿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於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於上邽之東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還宣王尋亮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

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

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

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軍咸請戰五

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按中道

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

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

九年伐魏大敗司馬懿於鹵城殺其大將張郃

郭沖五事曰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

惟留萬人守城晉宣王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偃旗息鼓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宣王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懿必謂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王後知深以為恨

魏畧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歸軍勿追

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髙布伏矢中郃髀郭沖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劒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番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强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

去者感悅願留一戰往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宣王一戰大尅此信之由也

時偉按郭沖五事去漢尚近聞見可憑而裴松之概為抨駁似乎過覈實尠存疑故詳録其可據者以備稽覽

十二年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拒守不出亮始分兵屯田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

胡三省通鑑註曰字書幗古獲反婦人喪冠也又古對反據劉昭註補輿服志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幗蓋婦人之飾之稱不特喪冠

楊慎曰幗讀如憒作國音者非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茍能制吾豈千

里而請戰耶　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秋八月亮卒於軍中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

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時偉按仲達之當孔明也一遇於城固而遁還再遇於上邽而斂迹纔有鹵城之戰喪師衂將自是渭南之壘藉口仗節據原得勢本其所深忌也而故言無事以安衆心遂至甘受畏蜀如虎之譏巾幗婦人之辱然則孔明將畧益見所長而懿且不能料生亦足驗矣彼奕棊二國手之喻豈其然乎

魏延傳魏畧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

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蔣琬傳琬以為昔丞相亮數闚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

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
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
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
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筭其
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
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
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
姜維傳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

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嘗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　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兾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十六年春禕卒維率數萬人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　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攻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

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　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就遷維為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為鄧艾所破於段谷求自貶削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　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

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逕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於長城維前住芒水皆倚山為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　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

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併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　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　鍾會攻圍漢樂

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闘而死

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克敵出戰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戰而死魏人義之　蜀記曰蔣舒為武興督在事無稱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城出降

會與維書曰君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畧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隂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緜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 干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為速矣會甚奇之 會厚待

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轝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　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　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筭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

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劒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絶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會欲授維兵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　世語曰維死見剖膽大如斗　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徐

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時偉按忠武既殁漢知亡矣猶獲緜延至三十年或屯備國中或揚師境外雖裹粮擐甲而不忘忠武之遺志焉琬禕繼卒維乃孤懸即令陰平知備能久存哉伯約心事故為不負孔明彼譙周仇國之論曷足道耶

諸葛忠武書卷六

諸葛忠武書卷七

明 楊時偉 編

調御

時偉按全書有調御有法檢疑皆用人事也而分為三用主明揚法專幽黜知故僚友乃屬調御余特喜其調御之名為之解曰調者諧也御者駕也駕御諧和用人之道無餘事矣於是芟去用人併歸調御而

黄權孟達既為降虜不足復存故特除之

龎統字士元襄陽人也以守耒陽令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龎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别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亮留鎮荆州統隨從入蜀率衆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為之拜

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

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徽甚異之稱為南州人士冠冕由是漸顯後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凌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吳將周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

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

張勃吳録曰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最要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

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為蜀郡太守外統都畿内為

謀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東憚孫權之偪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翺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　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東征孫權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

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正傳曰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為

甞竊歎息松於荆州見曹公還勸璋絶曹公而自結

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

正既還為松稱說先主有雄畧密謀協戴而未有緣

後因璋聞曹公欲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

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　華陽國志曰孫夫

人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仗劒侍立先主

每下車心常凛凛正勸先主還之　益部耆舊雜記曰張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松公主簿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闇誦脩以此益奇之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也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

靖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

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

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

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邉先載附從䟽親悉發乃

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

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

曰許文休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

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

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

王士駁曰靖欲踰城出降先主薄之不用法正説曰
天下有獲虚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若其不禮天
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宜加敬重以眩遠近是
以丞相孔明至為之拜所謂英雄所見畧同也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
之如雲而巴北詣曹操操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
陽會先主畧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址先主深
以為恨巴復從交址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

負先主不責而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
掾

零陵先賢傳曰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
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
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
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荆州矣亮
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
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

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資高亮宜少降意也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　亮後為丞相教與羣下曰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又曰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其追思和如此

自和居官食禄外孜殊域内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

關羽為襄陽太守盪冠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争先猶未及髯之逸倫絶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悦以示賓客

羽子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先主領荊州辟為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閒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

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賓客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

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如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頼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扶持全濟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

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上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

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絶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
徽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曰曹丕篡弑自立為帝是
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
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
君軍事何為汲汲求去乎其敬徽如此拜為諌議大夫
以從其志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
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與司鹽校尉

岑述不和亮與裔書曰昔在陌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

劉琫時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裔軍敗還成都為琫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　先是益州耆率雍闓遠通孫權乃以

裔為益州太守閻送裔於權㑹遣鄧芝使吳亮令芝從權請裔　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乃爾乎裔對曰臣以為卓氏之女猶賢於買臣之妻　裔北詣亮諮事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楊洪字季休犍為武陽人也為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

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　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功幹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何祇字君肅時亮聞祇游戲不勤所職當奄往録獄祇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悉已闇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

祇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祇笑言得此足矣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為梓橦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

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為中郎將守葭萌張魯遣

將楊帛誘峻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劉璋將扶禁向存等率萬餘人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以為梓橦太守

峻子弋字紹先亮北駐漢中請為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

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向寵襄陽宜城人先主時為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丞相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襃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為丞相參軍副

長史蔣琬署留府事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冑反擾亂諸郡徵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冑平南土

忠為人寛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涕泣盡哀為立廟祀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

續皆不及忠　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

志云表張松子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

鋒謖舍水上山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

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

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

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黄襲等兵平

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

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

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憺無武將之體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除廣都長先主嘗奄至廣都

見琬衆事不理將加罪戮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免官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徳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隐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以明此選之清重也亮數出外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

宜以付琓時新喪元帥遠近危竦琓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琓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搆戲於琓琓曰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琓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琓請推治敏琓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

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茍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敵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

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血流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

益部耆舊雜記曰丞相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宣旨別去數日忽還見

亮亮曰孤知君還意語雖彌日有所不盡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乞復請蔣琬之後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也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頻煩使吴辭順義篤語在連吴值魏延楊儀相憎惡每至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當入其

座間辯論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儀延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

禕與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和聞之乃謂允曰吾嘗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判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　於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

省讀書記暫視巳究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賔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欲斆禕之所為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甚遠　延禧七年魏軍次於興勢假禕節禦之光禄大夫來敏至求共圍碁於時羽檄交馳嚴駕巳訖禕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為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黄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宫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

獻納之任允皆專之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

嘗欲采擇以充後宫允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宦人黄皓便辟佞慧允嘗正色匡主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黄門丞　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欲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濶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亮表後主云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時震為尚書蔣琬為長史建興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為衛尉賀權踐阼

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語載連吳

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亮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

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叅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為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

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冑背叛翼舉兵討冑冑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冑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

廖化字元儉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

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先主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遷巴西太守丞相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諭檢制無逃竄者徙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丞相亮深識之著季漢輔臣

贊

賴厷零陵人太常恭子也先主為漢中王用荆楚宿士

恭為太常恭子厷丞相西曹令史随諸葛於漢中早夭

亮甚惜之與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厷掾屬喪楊顒

為朝中損益多矣

楊顒字子昭楊儀宗人也為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

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

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鷄犬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横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顒死亮垂涕三

日

姚伷字子緒閬中人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為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亮駐漢中以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瑶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為前軍

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興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後改名平與丞相亮並受遺詔

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内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四年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舍罔滯正方性也其貴重如此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軍典嚴後事

亮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奬漢室此神

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闕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馬謖字幼常良弟也諸葛亮深加器異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街亭之敗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

張裕曉占候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人密白其言先主甞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

門不得不鉏

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王士騏曰張裕之戮本自先主嫌忿而亮表請其罪

可謂慎於用法矣

時偉按貽烈生平率多大英雄語而魚水芳蘭又為

世說中奇雋

張嶷字伯岐巴郡南充人也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緜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刧畧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乃詐與和親尅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旬日清泰

益部耆舊傳曰嶷風濕固疾至都寢篤扶杖然後能

起李簡請降衆議狐疑而嶷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嶷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嶷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廷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朝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殞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為藩表守將若有未拔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為之流涕

譙周字允南西充人也體貌素朴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

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

時後主頗出游觀周上䟽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於是動遵法度北州歌歎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

故奸滑起叛陛下自臨頴川賊必即降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今天下三分雄𢰅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資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内和一大小戮力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為者

時偉按周疏剴切似為經通之言乃至以仇國沮姜維勸降誤後主遂成千載遺恨耳

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爲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禪既闇主周實駑臣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周嘗問杜瓊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已來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

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天下其當會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為驗

時偉按搜神記云漢元成閒已有五馬大討曹之讖然則當塗幾何典午隨伏固不待張掖湧圖而後見也彼屬曹侍曹如歆朗羣繇輩相率賣漢者俱當在大討之科矣譙周妄作妖讖岌岌勸降蓋亦諸奸之

儔伍而忠武之罪人也

諸葛忠武書卷七